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八十一回 夢覺園舌擒淫婦 金花庫言破財奴

馬良於是與同眾寇俯首靜聽。三緘將身坐定，乃從容而言曰：「人得天地父母之生養，宜報天地父母之恩膏。爾為強徒，其負天地父母之望也實甚。倘一旦為官兵所捕，既喪其身，又連累乎高堂，是不報父母以恩，反加父母以仇矣。然爾等恃爾強暴，以搶掠鄉村者，無非欲得財帛，為富有計也。豈知一生之衣食豐贍，定自上天，不可強為。天既未與而輯得之，則謂逆天而行，必為上天所厭。不但此也，掠人之財，終償人財，沒人陰曹，必罰變牛馬，為受掠者驅使。要待所掠之多寡本利出盡，然後將魂提轉，以償二家。若所掠無多，填還尚易；如所掠甚眾，非千百年牛馬之役，不能償完掠數焉！況古今來凡為寇盜而掠人財帛者，不過恃一己強悍，以奸人婦女，傾人家產。曾不幾時，或遭上天譴責，而得雷擊、火焚、水漂之慘；或被官宰擒獲，而受大辟、杖斃、絞死之刑，骸無所歸，拋卻曠野。及父乃母出入，顧腹之遺體如此喪之，父母而亡，魂魄痛於泉壤，父母如在，肝腸斷於寸衷。爾等試思，何若不從正道而為野寇，甘居下流如是乎？」馬良等聞此一段言詞，如夜半鐘聲，一夢驚醒，汗流浹背，齊齊叩首，曰：「吾等常以為強為侍，兼無明人指點，膽敢橫行。今聽道長所言，悔之無及！自茲已後，不為橫暴，願作淳良。祈道長大發仁慈，釋放吾輩。」三緘曰：「釋則釋矣，恐爾當面悔過，轉而仍蹈前車。」眾寇同聲曰：「如吾等再蹈前行，死於雷火！」三緘見彼發下誓言，收轉飛龍瓶，呼之曰：「起！」眾寇得釋，同向三緘叩了頭兒，分身而去。

三緘於眾寇去後，始呼善長出。善長出視寇已無蹤，率領家人，拜向三緘不已。三緘曰：「此必爾身好善格天，天不忍爾為惡黨所害，故遣吾師徒投宿爾宅，服此強橫。可見善人之家，皇天必佑也！」善長喜甚，厚設肴饌，以款師徒。次日黎明，三緘辭別善長，轉至梭兒峽，住居數日。訪及馬良同伙，果然潛形斂跡。三緘於此復率諸徒，由梭兒峽左坦道而行。

行約二日途程，又見煙火連雲，不知是何所在。佇立道左，見行人而詢之，行人告曰：「是市也，名為夢覺園。坐賈行商，有如雲集，乃屬西地四通八達之所焉。」三緘聞係通達地面，恐有碧玉分散徒眾遨遊至此，遂與隨行弟子等同入園內，覓居大士閣以訪之。一日遊在市東，見一派房廊，蕉梧遍種，紅窗掩映，門首盡墜疏簾。往來其間，皆屬少年子弟，飛揚浮躁，令人入目厭生。在少年以為自得，烏知見惡於老成。進出房中，概係凝妝少婦，嬌姿媚態，妙筆難描。三緘立視一時，知為春院，備於玩賞，緩緩歸來。

剛入閣門，正遇一僧攜鋤習園。三緘問曰：「爾市之東房廊一帶，紅窗掩映於蕉梧者，此何地耶？」僧曰：「是乃春臺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春臺二字，何所取義？」僧曰：「義之所取，吾不知得，但居是地盡屬妓女。」三緘曰：「既屬妓女所居，何其中高閣挺立，牆圍四面，又似神聖宮殿哉？」僧曰：「是名閻閻廟，內塑數十美女，端坐龕內，招一尼僧住持，朝夕焚香，乃眾妓所造者。」三緘曰：「可有集會之日否？」僧曰：「每年三月三一次，七月七一次，凡屬遠近妓女皆來廟內，設筵演劇，熱鬧非常。」三緘曰：「是地官宰無有禁之者乎？」僧曰：「相沿已久，烏得而禁之？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今日正交七月，待到朔七，吾且入廟一觀。」僧曰：「何待七日？即七月朔二，必迎妓首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妓首何人？」僧曰：「老妓女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迎之胡為？」僧曰：「眾妓女共推此妓女為首者，以彼幼年月貌花容，稱為名妓，而舉之也。每逢會至，先期迎之，紫蓋紅旗，若迎神然。迎入廟中，設一座位，為彼觀劇。必俟會期已過，始行送往，亦如迎來之時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不迎之，可有異乎？」僧曰：「如一歲不迎，廟內必飛沙走石，無故火起，燃燒妓女所居。」三緘聞言暗思：「天地雖大，宜其一道同風，胡夢覺園中又是一番風俗？待吾明日前去，一覽所迎老妓若何？」果於詰朝，持定飛龍瓶、隱身旗，向春臺大道，彎環曲折，竟到閻閻宮。舉目望之，無數女娘，盛服濃妝，各捧金爐，候於門外。廟內梨園子弟，裝束宮娥、八仙等類，靜立而待。無何，炮聲三震，鳴鐘擊鼓，旌旗夾道，陸續前行。三緘將此項人兒逐一讓過，又見後面繡轎，八人舁定，眾妓女踉蹌濟濟，擁之而去。一時香煙密布，馥滿街坊。行約四五里之遙，繡轎已駐，眾妓女齊入一室。約有半刻時辰，見四女孩簇一老婦出，登於繡轎。仍然炮響三舉，雅樂齊奏，擁至廟前。老婦下得轎來，坐於中堂。但見鐘鼓交鳴，眾妓排班，拜舞而退。俄而臺上演劇頭常，三緘此時恨入骨髓，欲要罵彼，奈無隙可入。於是假意以背向老婦面，使之著怒，以好乘隙而罵之。老婦被三緘背立，果不能目睹其劇，乃吼之曰：「何處野道，敢背吾視劇耶？」三緘一吼，曰：「爾係何人，敢在中堂高坐？」老婦曰：「爾尚不知老母為妓女之首，眾人奉若神明者乎？」三緘曰：「老薑婦，既為眾人所仰，吾且問爾：『有何德行，當此寵榮？』」老婦曰：「爾老母少時，花街馳名，誰不誇為月中仙子？若論道法，凡幼年子弟，入吾春臺一人，必傾家一人。且有命喪吾手而不悟者，皆為老母一口吸盡西江水也。道法如此，豈爾能及哉！」三緘曰：「爾以色身迷人子弟，傾人家產，能無罪乎？」老婦曰：「吾在春臺，如花開放，非叫人採。而風流浪子，自入迷途如餌魚。然魚自餌之，非餌魚者強之也，其罪安在？」三緘曰：「女子所重者節烈。能守節烈，天地愛敬，神鬼欽遵。惟此二端，可為眾仰，不聞妓女亦威顯如神者。在生任爾如此胡為，死入冥間，恐難受其陰律。況身為妓女，皆爾往劫好淫人婦，閻羅罰變女子，添上幾分容顏，以還前生所欠淫債。又必擇其好淫者投生膝下，俾彼家聲大敗，貽笑於人爾。自思之，天之罰淫，何其毒也！爾等不急改行，從良終老，以顧父母遺體，反以倚門賣笑、朝秦暮楚為榮，吾恐天罰爾躬，殆不於是此也！」老妓聞此，心若愧甚，不敢再辯一詞。孰知廟中有一母猿，享受香煙已慣，見老妓女似有悔意，恐將此廟廢卻，血食斷絕，於是飛沙走石，狂風大起，瓦解鴛鴦。眾妓驚惶，齊跪殿庭，焚香悔過。三緘吼曰：「爾等不必如是！吾將廟內妖孽，與爾除去，各人改惡從善，各嫁夫郎。」當取飛龍瓶拋入半空，只見萬道火光，在廟亂竄。不逾一刻，母猿飛奔出廟，兢兢戰戰，跪於三緘之前。三緘謂眾妓曰：「爾廟之享爾血食者，即此怪也。」眾妓女彼此相覷，無不咋舌稱奇。三緘不慌不忙，招轉飛龍瓶，而詢母猿曰：「爾何在茲享人淫祀？」母猿曰：「來祀於廟者，人皆不正，吾故乘而享之。其罪歸諸妓女，與畜生無涉。」三緘點首，向眾言曰：「享神而在正人也，則正神至；享神而非正人也，則邪鬼臨。此理昭然，人當從乎正道矣！」言已，合廟妓女齊向三緘拜舞，各願悔過從良。合市居民，共議閻閻宮為五穀神廟，自是罷了此會。春臺內外，妓女從良殆盡。此係後來之事，不必多言。

三緘隨將母猿帶回大士觀內，復加二番教訓。母猿願拜門下，學習大道。三緘予以道號曰「從善道姑」，命回洞中，將所傳首步功夫，勤勤習煉。母猿去，三緘師徒始離夢覺園而行。

時光易過，又值秋深氣象，紅蓼江頭含紫，白蘆岸上飛霜，葉落蕭蕭，極目秋山，空有樹蟲鳴唧唧，驚心秋夜暗生寒。三緘觸景，心懷又憂：「大道未成，不知何時得證仙果？」因之默詠四語以志有感云：「春去冬來數幾週，韶光易逝又逢秋；雲遊已遍東西地，大道無成暗抱愁。」狐疑見而詢曰：「吾師沉吟不語，面帶愁容者，豈為弟子輩不能惟教是從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否。吾見秋景又至，屈指計之，世外周流，已十餘載。撫躬自問，道尚未成，恐其歲月悠游，有負諸徒追隨之意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師道成在旦夕，其不即歸靜處者，以弟子未能盡收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吾欲仿古聖人七十二賢之數。如收齊七十二弟，吾將歸隱焉。」狐疑曰：「弟子亦常略計，業有五十餘人，合師有云，已不遠矣。」師徒談談論論，曉行夜宿，不覺又走旬餘。

一日，三緘見天布陰雲，恐秋雨纏綿，阻其行路，命狐疑前去覓一剎觀以安身。狐疑奉命訪尋，果得一剎焉，名曰「古佛寺」，廟宇宏敞，幽深曲折，面會廟僧，言及師徒借廟暫住。廟僧欣許，狐疑回覆師命。三緘即率徒眾來至此廟。廟僧接入，以左廊空室與師徒居。三緘見是剎幽深，好傳大道，住居數日，暗於一夜齊集諸子，依其所得深淺而一一傳之。諸子各得所傳，各習乃功，頗有進境。三緘暗計：「弟子雖多異類，然與道必受，終可觀成。」心中不勝欣喜。因囑弟子等在剎煉功，獨自一人緩行村郭。

左探右望，見一高樓大廈，隱露叢林，以為古剎在茲，亦不介意。及至陌上，遇二三農叟、牧犢，其間遂與閒談此地風俗。談之已久，農叟欲歸。三緘曰：「前面高樓大廈微露林梢者，是何剎耶？」農叟笑曰：「非剎也，其地名『金花庫』，乃金姓所居

耳」。三緘曰：「奚取為『金花庫』哉？」農叟曰：「是地金老，富甲一鄉。道長所見高樓，即是此老之庫。以金花名者，每逢庫上野草開花，金老生意中必獲大利也。」三緘曰：「金老厚富如斯，於一切善行，尚能作否？」農叟搖首曰：「金老雖富，刻薄非常。以一事言之：凡貧窮者與彼易粟，即少一文之數，其粟不予。村人雖甚怨恨，奈彼富有，毫不求人，亦只怒於心，而不敢形諸口言已。」農叟歸去，三緘亦返。

次日晨餐後，三緘欲化金老為善，以保其富，獨向金花庫而投。行至粉垣，犬吠不休。家人出現，見是道士，急止之曰：「道長速退。吾家養犬數十，客至，必呼出主人，向犬叱之，群犬隱時，方敢入室。如不樂之客，主人不叱其犬，客即不敢進焉。且吾家主翁一毫不施，道長此來，空勞步履，不如他適，以免犬傷。」三緘不聽其言，竟到首門，而群犬齊吠。將手一指，群犬臥地，遂踱入中堂，整整精神，大聲言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，結緣而來；富貴求保，方滅禍胎。」念了數十遍，無有人出。又易其詞曰：「人獨貧而我獨富，其中必定有緣故；若是其中無緣故，天又何使我獨富？快出來，快出來，吾將此故與解開；解開緣故方能保，不然暗地長禍胎；禍胎深時家自敗，那時才知天不愛。」金老聞之，暗想此人必有大道，於是關戶出會三緘，曰：「道長何來？」緘曰：「特為老叟而來也。」金老曰：「為吾而來，究屬何事？」三緘曰：「特為老叟保富而至也。」金花曰：「爾試言之，吾當一聽。」